

第八個傳統

「戒酒無名會應該永遠保持非專業性，但服務中心可以僱用專門的工作人員。」

A A中永遠不會有一個專業階級。我們對「你平白領受了，也該大方地施予」這句古老的話，已獲得了些瞭解，我們發現正是在專業性的定點上，不能把金錢和精神生活混合在一起。不論是在醫學或宗教界，全世界最有才能的專業者從未使任何人從酒癮疾病中康復過來，幾乎沒有例外。我們並不貶低在別的範圍中的專業性，但對我們來說，專業性均失效，我們接受這個毫無誇張的事實。每次嘗試過使我們第十二步驟的工作專業化，結果總是一樣：我們單一的目標歸於失敗。

凡是從事第十二步驟工作而收取費用的人，簡直不能使酒癮患者聽話。近乎從開始起我們就確信，與受苦的酒癮患者從事面對面的工作，只能建基於一種互相幫助的願望上罷了。而且，不論是在聚會中或是在一對一跟新進者的情況下，當一個A A成員為賺錢而講話時，這也會對他自己有不良的影響。賺錢的動機會危及他本身，也連累他對新來的人所說所做的一切。這個事實一直以來都是那麼的明顯，以致只有很少的A A成員曾經為從事第十二步驟工作而收費。

雖然事實確實如此，可是在我們成員之間沒幾個話題比專業性曾引起了更多的爭論。掃地的管理員、烤漢堡的廚子、辦公室的秘書、寫書的作家等，都受到激烈的抨擊，根據批評他們的人憤怒地表示，這是因為「他們利用A A賺錢」的緣故。事實上，這種工作絕對不是第十二步驟的工作，這些批評者故意地忽略這個事實，才痛罵我們的員工是專業者。其實員工所做的工作，通常是別人不能或不願意去做的那些不令人感激的雜事。激起了更大的狂怒是，一些A A會員開始經營酒癮療養院和農莊，在大公司的人事局受聘擔任工業中酒癮問題的管理人員，當酒癮病房的護士，以及在酒癮教育的範圍中立業。在這種和另外很多種情況下所聲言的是，這些人都為賺錢而出售A A的知識和經驗，因此他們也算是專業者。

然而，我們終於看清楚專業性和非專業性之間的裂痕所在。當我們決定了不可以為錢而出售第十二步驟的工作時，這是明智的方針。但是，當我們聲言我們的社團不可以僱用工作人員，以及A A成員不可以把我們的知識帶入別的範圍中的時候，這是由於我們被恐懼感左右。如今在經驗的明瞭之下，這些恐懼感多半已經驅散了。

就以會所的管理員和廚子為例。會所必須適於居住以及有人情味，才能有作用。我們嘗試近依靠自願者的幫助，結果，每一個星期的七天都得掃地和煮咖啡，他們很快感到膩了，就不再出現了。更重要的，當沒有人在會所時，不但無法接聽電話，而且對那位飲酒作樂、隨身帶

來一把備用鑰匙的酒鬼來說，算是邀請他隨時可以進入亂來。所以，非有人全天候地照管那個地方不可。如果我們僱用一個酒癮患者，他的薪水只不過是與做這份工作而必須給予非酒癮患者的薪水一樣。那份工作並不是爲了『做』第十二步驟的工作，而是爲了讓第十二步驟的工作能進行，它純然是一種服務的事業。

如果沒有全職的工作人員，A A本身也無法產生效用。在基金會*和各組別的辦公室裡，我們不能僱用非酒癮患者當作秘書，我們必須僱用對A A的內容很熟悉的人。可是，我們一旦僱用他們，那些極端保守、心存恐懼的人就尖聲地喊叫：「專業性！」有一度，這些忠實的僕人處於一種令人不堪忍受的狀況中。因爲他們「利用A A來賺錢」，所以沒有人邀請他們在聚會中發言。有的時候，A A裡的同伴們甚至於都避開他們，連那些有寬恕傾向的人也把他們形容爲「必有的不幸」。在這種態度的影響之下，委員會就趁機會壓低他們的薪水。有些人認爲，假如他們肯成爲A A的廉價勞工，就可以恢復某種程度的美德。這些想法延續好幾年之久。後來，我們瞭解到，如果一位賣力的秘書每天接了幾十通電話，聽了二十個哭喊的妻子，爲十個新來的人而安排入院治療也幫助他們找輔導者，以及當面對著發怒的酒鬼過來抱怨她工作的效率和過多的薪水不成比例時，能以善用外交手腕來應付，那麼，一定不能把這樣的人稱爲專業

* 註：請看第三個傳統中第一百二十九頁的註解。

的A A會員。她並不是使第十二步驟的工作專業化，而只是使它能進行，她在幫助進來的人獲得他所應得的機會。自願的委員和助手能提供很大的幫助，但不能期望他們日復一日會承擔這個包袱。

在基金會有相同的情形。每一個月八噸的書本和資料不會自動地打包起來，且運輸到全世界各地。有關各種A A問題，自一位寂寞的愛斯基摩人至數千個組別成長的痛苦不等，具有好幾個包裹裝滿了來信，必須由能瞭解的人回覆。我們必須跟外界維持適當的聯繫，也必須照管A A的「生命線」。所以我們僱用A A的職員，我們給予良好的酬勞，而這是他們應得的工資。他們是專業的秘書*，但絕對不是專業的A A會員。

也許每一個A A成員的心中永遠會潛藏著一種恐懼，害怕將來有朝一日，某人要爲了一大筆錢而利用我們的名字。只要提示這樣的情形，就必會迅速地激起旋風似的暴動。我們已發現，這種旋風會一樣猛烈地虐打公正和不公正的人，它總是不理性的。

說到這種情緒化的陣風，最受擊打的人，必然是那些在外界管理酒精問題的單位中，敢受聘的A A成員。某一個大學徵求教育公眾酒癮疾病相關科系的A A會員。某一個公司人事處徵

* 註：如今職員的業務在商業組織的工作範疇中沒有相似的——這些A A成員具有很多種商業和職業的經驗，他們爲A A總部服務處服務。

熟悉酒癮疾病之工作人員。某一個州立酒癮治療農莊徵經理，具處理酒徒問題的專業技能。某一個市政府誠徵社會工作人員，具經驗、熟酒精對家庭的影響。某一州政府的酒癮管理單位誠聘受薪的研究人員。對於A A成員曾任職的職位而言，以上所列出的代表一小部分而已。有時候，A A成員也買了農莊或療養院，好讓病況嚴重的酒徒能找到所需的照顧。當時的問題是（其實迄今，有時候這還是個問題）：在A A的傳統之下，是否要給這種活動打上「專業性」的烙印？

我們認為答案是：「不是。選擇這種專任事業的A A會員，並不使A A的第十二步驟工作專業化。」只有經過一條漫長、崎嶇的道路，才能讓我們達成此結論。最初我們看不出所涉及的問題到底是甚麼。以往，A A會員在那種企業受聘時，他就立刻受誘惑使用A A的名字來達到其宣揚或募款的目標。酒癮治療農莊、教育計劃、州議會和委員會都宣傳有A A成員為他們服務。為了鼓吹自己寵愛的企業，這些受僱的A A成員輕率地破了匿名的戒，不顧一切的後果。因而有些良好的運動與所有當事者曾受過A A組別不公平的批評，大部份的時候他們以喊叫：「專業性！那個傢伙在利用A A賺錢！」，作為這種猛攻的先鋒。然而，在那些人當中沒有一個人為作A A的第十二步驟工作而受僱。在這種情況下，違犯絕不是專業性而是破匿名的戒。A A的單一目標受連累，並且A A的名字被誤用。

有意義的是，現在A A成員很少公開地破匿名的戒，因而這些恐懼多半已經平息了。我們明白，對於那些想要以個人的身份，在更廣闊的範圍中工作的A A成員來說，我們沒有權利也不需要設法阻止他們不做。事實上，不准他們這樣做是反社會的行為。我們不能聲稱A A是那麼封閉的團體，以致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保持最高機密。假如一個A A成員以公民的身份，能當成更好的研究人員、教育者、人事局人員等，有甚麼不妥呢？這是對大家有利益的，而我們也沒有甚麼損失。說實在的，A A成員曾經參加過的一些計劃設想得不够理想，但這絕對不否定所涉及的原則。

以上所述的這些令人激動的紛擾事件，最後終於把A A中非專業性的傳統沖浮上來。永遠不能為我們的第十二步驟工作而收費，但是那些為我們辛苦地服務的人得到工資是應該的。